

# 写给胡少山同学

■高振干

深夜,在一个微信群里看到胡少山同学去世的消息,突然得让我非常惊讶,急忙向发消息者求证;又马上查看少山的朋友圈,千真万确,5月1日晚上在塘下家里病故的。这些年,胡少山同学一直在与病魔作斗争,但还是被夺走了生命,英年早逝。

认识胡少山同学是在上世纪80年代,那个年代很多人没有机会上大学,却又渴望接受大学教育,于是函授大学应运而生。与胡少山做同学三年,是在温州教育学院86级中文专科函授班。函授班每年安排三次短期面授,我们就渐渐地相熟了。

后来,瑞安的语文学会、中语会活动,都时常碰到少山同学。知道他也好文学、喜欢写作,每次遇见都有许多话可说,聊教育聊语文聊文学。他说话声音不高,喉音比较重,慢条斯理的,公众场合有些沉默寡言,不喜欢出头露面。

瑞安市报告文学学会成立后,少山同学更是如鱼得水。他是会长张益老师的得力助手,不断地有报告文学作品见之于省内外报刊,编著出版了好几本书,文学创作上从波澜不惊到崭露头角、硕果累累。不久,他就出版了散文集《多看了一眼》。一次会议碰面,他悄悄地把书递给我,扉页上已经工工整整地签好了姓名。张益老师卸任会长之前,很想将“接力棒”交托少山,无奈少山身体有恙。

市委宣传部与文联联合编写“瑞安市文艺事业突出贡献奖人物写意”《艺

者》一书,胡少山担任副主编,负责统稿、编辑,我应邀写了《痴心寄丹青》。他几次打电话来商议文章个别地方的修改,还把我约到一家宾馆面谈。我写文章一般不喜欢用小标题,在他的委婉建议下,最后还是与他一起给这篇文章分章节,确定了几个小标题。

瑞安市语文学会换届后,同为学会副会长,见面的机会也多了些。学会每次召开会议,少山都会从塘下按时赶到城里,有时散会,他还不忘特意开车送我回家。车的后视镜上系着绿色丝带,他是瑞安市爱心顺风车志愿者协会的会员。有次,他还特地把学会的理事会议约到他所在的学校开,参观校园,留我们吃饭。这时,大概是身体健康原因,他已经从教学一线退下来,在学校图书馆工作了。

胡少山同学是个实诚、实干的人。他的报告文学、散文和诗歌,写得跟他人一样实在、真实,不会油腔滑调、弄虚作假。他不仅撰写文章积极宣传“塘下虞海河收养困难家庭孩子建‘幸福一家’”,还给这些孩子上课、辅导做义工。塘下文联成立后,他着手主编了好几期精美的塘下文联刊物《塘下文学》。由于身体出状况,他放手《塘下文学》后,就再也不见新一期的《塘下文学》了。

几年前的一个年底,获悉他从上海手术治疗归来,我与几位理事代表语文学会去看望他。在塘下街上兜兜转转找到他家,他的气色和精神都不错。他曾跟我提起过,他儿子在杭州上大学,已经留在杭州工作,并且给儿子在杭州买了

房,让我留意下给介绍对象。他儿子结婚后,生了一对双胞胎。原以为他告别病痛,回归正常生活,却未能如愿。

之后,少山同学大部分时间都在广西巴马县疗养。在他的微信朋友圈里,可以不时地看到他在那边图文并茂的生活记录,以及传递出来的乐观主义精神和多姿多彩的身影。照片中的他虽然清瘦了些,但高高的个子还是神采奕奕、快乐活泼;他的一些诗文也在巴马县源源不断地产生。

我的散文集《梦里梦外都是歌》出版后,少山同学立马在朋友圈转发这个消息。原以为少山会回家过年,到时候可以找机会碰面并把书送他,谁知他一直滞留外地过年未归。无奈之下,只好向他要了地址和手机号码把书快递给他。

我见少山经常把一些诗文发给民间的文学公众号刊发,再转到自己的朋友圈和微信群,就在微信中对他说道:“胡兄,你可以自己开个公众号,自己的地盘自己做主。”“哦,谢谢你!只是不勤更新怕不好。”这也是他同我的最后对话。关闭了自己微信朋友圈后,已经很久没有看到少山同学的消息了。现在,翻阅着与他的微信对话及他朋友圈中的图文,不免令人唏嘘。

“故乡离我有点遥远,我也喜于敬而远之。我给故乡故人的印象并不好,个中原因多多而杂。”这是胡少山同学《发小陈其富》的开头,个中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?不知道这个故乡现在是否已经接纳了书生气的他。

# 豆荚里的五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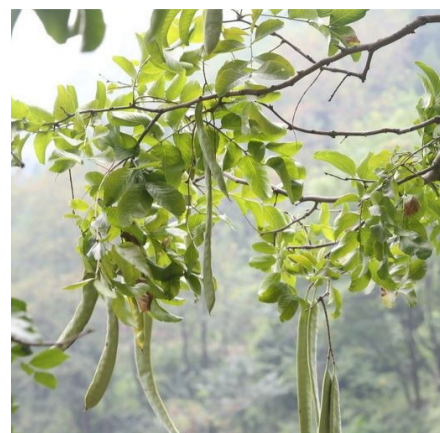
■林娇蓉

谷雨过后,立夏踩着24节气的节拍而至。一夜间,我们三楼平坦的菜园里,垂挂了一排排的蚕豆、豌豆、四季豆……碧玉般的豆荚里,胀满了颗颗丰乳肥臀的豆子,像成熟的女子快要撑破了衣裳,最是“翠荚中排浅碧珠,甘欺崖蜜软欺酥”的景色。这是三楼独居的黎姐打理的菜园子。在《诗经》里,豆类有个很妖娆的名字叫“荏菹”,宋代舒岳祥在《春晚还致庵》里写下“蚕豆青梅存一杯”的名句,因此,豆子在我心里留下圆润曼妙的风姿。

菜园边上,常年支着一张麻将桌,三位年纪相仿、家庭状况不一的女人唱主角。一位女人的男人与儿女在国外,有大把时间搓麻将;一位女人叫阿平,家里的男人死了,除了搓麻将,好像就没别的事了;再一位女人叫阿双,她男人是开长途车的驾驶员,家里两个儿子眼瞅到了结婚年纪,还只有一套房子,把他男人累得脱相。以前,阿双接些鞋帮缝,这几年厂里不景气,活儿也少了很多。三个女人想要搓麻将,常常三缺一,凑脚的也都是这栋楼里的女人,比如五楼的金花,喜欢去公园练木兰剑和跳花鼓舞,身材婀娜。金花坐不住,常常搓两圈起身走一走。金花走了就得叫四楼的阿香凑脚。阿香本来是最喜欢搓麻将的,去年底,传出阿香儿子犯了法被抓了的事,是那种下半辈子都要在大狱中度过的大事。她儿子去年刚结婚,还未生孩子呢。阿香受不了别人异样的目光,麻将几乎就不打了。常常在半夜的时候,阿香家传来猫叫声,听着心里直发毛。

有时凑脚的是别栋楼的男人,自己这栋楼的男人多半是逮不着的。有时,也算我。其实我不会搓,常常拒绝。女人们说我不合群,是书呆子。我不喜欢被异类,常常被迫坐下。有时候,我也赢的,后面站着军师才会赢。军师是三楼的黎姐,菜园子的主人,她每天都有忙不完的活儿,凑脚这样的事,别人不会叫她的。但她知道我会输,常常停下手中正在剥的豆荚来做我军师。输赢倒是小事,如坐针毡才是我站错列队的本真。

黎姐原来是鞋厂的厂花,和啤酒厂的外地会计好了。黄昏的时候,带着麦香的“生胡人”会计推着他的旧自行车,在鞋厂门外等候,如等候一道密令。那时没手机,他只会摸下巴,渐渐地下巴摸出胡须来。胡须如拉丝,越拉越长,越长越纠结。过了几年,她便瞒着家人与“生胡人”私奔了。黎姐的娘对着黎姐的背影哭骂:



再踏进小镇半步,打断死妮子的腿。而她再回到小镇时,却是子然一身的半老徐娘了。小镇没有嫌弃她,依然伸出双手拥抱她。她离开时,小镇还是工业重镇,再回来时,小镇如另一盘打糊了的麻将,重新等着洗牌。这几年,小镇的企业如退去的潮水,剥离出干净而崭新面目来。她便日日坐在菜场门口卖些时蔬,倒也是勉强度日。她,曾经还幻想过外面的世界,只是那双手,在剥离出一只只碧玉般的豆子时,出卖了她千疮百孔的现状。我所有对她的记忆就是那双忙活着的手:剥春笋,剥夏豆,剥秋茭,剥荸荠白……她撕开小镇的每个晨昏线,剥离出每个活剥乱跳的日子。

此时,她正剥离出碧绿色的五月。如果麻将桌坐着满当当的人,她们是不会想起我来的,我便坐在黎姐的菜园里聊天。菜园里四季如春,各种蔬果和鲜花娇翠。在她的菜园里,我才发现我是多么的贫瘠,多么的黯淡,多么的浮躁,什么庸脂俗粉都比不上她那个小小的菜园子。有段时间,有人忙着给黎姐找老伴,常常换男人凑脚。这时候的黎姐,如菜园里的草木,恣意地葱茏。有次相亲对象是隔壁小区的主人,她每天都有忙不完的活儿,凑脚这样的事,别人不会叫她的。但她知道我会输,常常停下手中正在剥的豆荚来做我军师。输赢倒是小事,如坐针毡才是我站错列队的本真。

黎姐又坐在老菜场入口,咬开晨昏线。一只只蚕豆在她布满老茧的手中跳跃——又一个小镇的白天被她剥离出了。五月荏苒,我们在小镇的菜场口,在三楼的菜园里一次次重逢;在各自的豆荚里苟且偷安,又各自奔赴不同的人间烟火。

# 没有母亲的母亲节

■金洁

上周六,微信被汶川地震十周年刷屏,那一个个失去母亲的孩子和失去孩子的母亲,不知伤口是否已经愈合。周日,微信被母亲节刷屏,那一份份送给母亲的精美礼品和美好祝福,深深刺痛我脆弱的心。此刻,思念如盐撒在伤口,我像一个地震中的幸存者,站在一片废墟上泪流不止,然后默默对自己说,这是我的第二个没有母亲的母亲节。

母亲在时,她压根不知道有母亲节这个节日。我没有在母亲节给母亲买过礼物,也不曾为自己不善表达心存不安。母亲没了,即便我买了母亲最喜欢的东西,也已无处可送!恍惚之间,往事历历,思念悠悠。

母亲在时,我从没带她出去旅游,十几年前,几个朋友把各自父母召集起来交给旅行社飞到海南。可就是这样一次没有子女亲自陪同的旅游,母亲也已开心得不得了,回来后一次次眉飞色舞讲述旅途感受。前几年,我不止一次想在母亲有生之年带她去一趟欧洲,让母亲看看欧洲那些气势磅礴的教堂,也让母亲看看妹妹一家旅居国外的生活,只是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,我竟一直没有落实到实际行动上。母亲没了,经历刻骨铭心的生离死别的我,这才知道,来日并不方长,后会遥遥无期。

母亲在时,我从来不需要为冰箱里还有没有鸡蛋而费心,她会不定期地到信得过的农户家里买来鸡蛋,亲自给我



送来或托人带来,并叮嘱我趁新鲜抓紧吃,就连有时别人送她的几个鸡蛋,她自己也不舍得吃,总是一股脑儿往我家送。母亲没了,虽然菜场和超市里随时可以买到鸡蛋,但质量不能跟母亲买的正宗本地蛋相比。那一个个承载着母爱的鸡蛋,不时勾起我对母亲的深深怀念。

母亲在时,每到端午节,就会张罗着包各种各样的粽子,小时候的我特别喜欢吃母亲包的蜜枣粽。后来,生活越来越好,市场上什么馅儿的粽子都有,我们便劝母亲不必劳烦,可她总是执拗地我行我素,浸泡粽叶,淘洗糯米,包粽子,煮粽子,送粽子,甚至看着我们吃粽子,忙得心甘情愿,忙得不亦乐乎。母亲没了,我仍然喜欢吃蜜枣粽。然而,

物是人非,再美味的蜜枣粽,也吃不出母爱的味道了。

母亲在时,我经常嫌她啰嗦,往往在她兴致勃勃叨着东家长西家短时,我会冷不丁泼出一盆冷水,叫她不要多管闲事。母亲便会知趣地打住,有时也会不服气地争辩道:“这也别说,那也别说,我又不是哑巴!”这样的次数多了,母亲便向妹妹投诉,说自己虽然年纪大了,但脑子还好使,知道什么该讲,什么不该讲,而我却一次次不近人情地打断她的话,母亲也因此更喜欢通过越洋电话跟远在国外的妹妹聊更多的心里话。母亲没了,再也听不到那些重复再重复的话语,才知道有一个絮絮叨叨的娘是莫大的福气,才知道“亲不待”是再也无法弥补的遗憾。如果时光可以倒流,我会换一种方式爱母亲,好好考虑她的感受,耐心倾听她的倾诉。我甚至自私地想,就算母亲患了老年痴呆症,即便母亲认不出我是谁,只要我还能时不时地去看看她,跟她聊聊天,那也是多么幸福的事。然而,纳博科夫说:有三样东西是无法挽留的,它们是时间、生命和爱。如今的我,纵使倾尽所有,也换不回母亲岁月长留。

母亲在时,不管年龄多大,我们都是母亲拼尽全力用心呵护的孩子。母亲没了,不管人生多么成功与精彩,我们的生命都将写满遗憾。只愿每一个还有母亲的人,都能善待母亲,趁时光还在,多陪陪母亲!



我俩也拉手吧  
林娇蓉

李浙平画

“讲文明 树新风”公益广告

以信为砣  
诚实守信



瑞安日报社 宣